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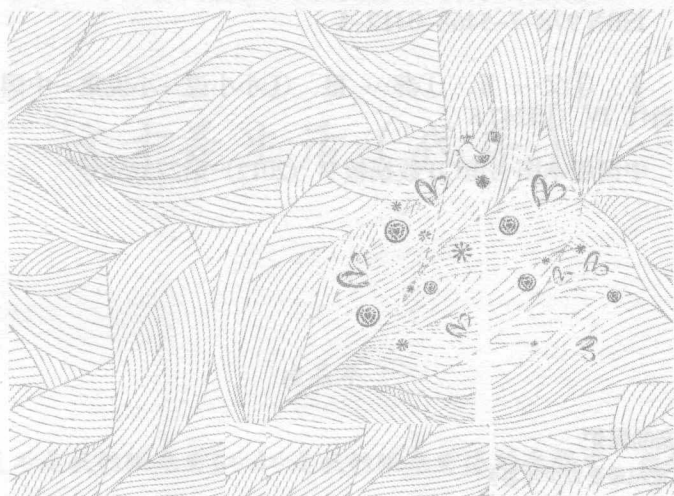
父亲的煤炉

薛兆平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父亲的煤炉

薛兆平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煤炉 / 薛兆平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11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ISBN 978-7-5468-0412-5

I. ①父… II. ①薛…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5250号

父亲的煤炉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薛兆平 著

策 划: 张海君

责任编辑: 汪 泉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412-5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这才是生活（代序）

凌鼎年

不知是不是我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在众多的来稿中，想要挑出几篇能真正打动我，让我从内心喊声好的小小说，实在不多。但当我读到山东薛兆平的这一组小小说（2001年第2期《小小说月刊》“本刊荐评”栏目，《枣树兄枣树弟》、《婆媳之间》、《夏天夜里的狼》）时，我读出了味，以我的审美观，我喜欢这样的小小说，这是完全不同于熟手玩技巧的作品，也不属于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品，为发表而写作的流水线上出来的批量产品。好就好在这这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学作品，没有切身的生活感受，没有细心的观察，是很难写得如此到位的。

据我知道，作者薛兆平很年轻，他在读中专时就给我寄过稿子，我也给他推荐过、发表过。没有想到他踏上工作岗位后，其小小说写得越发老道了。《枣树兄枣树弟》，写出了朋友之间那种真诚的兄弟般情怀。民间有“朋友妻不可欺”之说，陈三拐子这人物难得。柳琴嫂又也属有情有义，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情有义。结尾那散文笔法很美，有象征意义。《婆媳之间》有点中国式黑色幽默味道，婆与媳之间的骂来骂去，可以说是她们每日里的常课，没了这些，或许生活就淡了许多。更有意思的是骂归骂，照样相安无事，甚至相互帮忙，有滋有味地过着日子，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兰大奎夹在中间不帮和尚不帮尼姑，乐哈哈地习以为常，听之任之，这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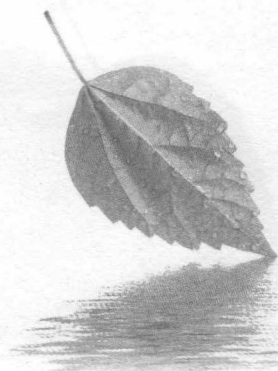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质朴情怀

漏 斗	2
父亲的帽子	5
陈鹤的地盘	8
美丽的水饺	11
爱的传单	13
父亲的煤炉	15
房 子	17
墙	19
孝顺的故事	21
二 弟	23
一盘豆腐	25
父亲的烟	27

第二辑：婚姻爱情

单行邮道双行爱	30
自行车上的爱情	32
有个女孩叫小雅	34
枣树兄枣树弟	37
床不离妻	40
红纱巾	43





手机闹铃	45
爱情的冻疮	46
小木的爱情	48
让爱在伞下停泊	50
一个女人	52
完美女婿	54
我的爱情在晨跑	58
同桌的你	61

第三辑：人生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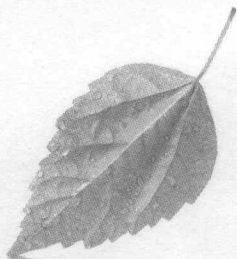
爱是街角的法桐	64
爱逝了无痕	66
无缘无悔	68
南方大哥	70
多大点事儿	72
绿妹	74

第四辑：社会万象

院长的菜园	78
把工资带回家	81
心灵旷野的夕阳和黄牛	83
矬子二龙	86
夏天夜里的狼	89
站牌旁有棵树	92

第五辑：乡村女人

玉桂	96
英子	99
凤子	102



菊花	104
秀秀	107

第六辑：荒诞离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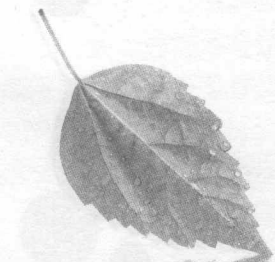
寡妇树	110
鳖精	112
救命的毛笔字	115
巢	117
为官之道	119
乞丐钓鱼	122

第七辑：传奇人生

霍家少爷	126
量心桥	129
代罪亭	132
唐记羊汤馆	135
地主选儿媳	137
红蜻蜓	139

第八辑：幽默天地

马局长讲话	142
躲债高招	144
谁先考驾照	146
如此保护	147
看走眼	150
替老板写情书	152
如此节约	154
植入广告	156
油表	159





局长的钥匙	161
好心的老板娘	164
家有败金妻	166
都是文胸惹的祸	168
防扒高招	170

第九辑：职场经纬

表姐的教诲	172
我的经理朋友	174
砍价师说	176
我被解雇了	178
好人缘	180
一支笔	182
刘婶的生意经	184
境界	186
逐出师门	188
考察	189
小白的金鱼	190
大隐于市	192

个人创作大事记（代后记）	194
--------------------	-----



第一辑

质朴情怀

漏斗

父亲的帽子

陈鹤的地盘

美丽的水饺

爱的传单

父亲的煤炉

房子

墙

孝顺的故事

二弟

一盘豆腐

父亲的烟



漏斗

那是 80 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和初婚妻子来到了这座年轻的小城。

我们一穷二白。她的父母极不情愿将女儿嫁给我，说我是个孤儿，注定了是个穷光蛋，一辈子都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一赌气就把她带来了，我发誓要成就一番事业。

唯一可以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是爱情和我的一点面食手艺。

我说：秀，你相信我的对吗？我靠我的面食手艺可以为我们创造一片天空。

秀说：是啊，我相信你。永远。

来到这座小城，我们开了一家小小的面馆，我依靠从奶奶那里学来的手艺，做带馅面条卖。可是，当时我的生意惨透了。我每天入不敷出。我们在艰难地生活着。

我从秀的眼睛里看到了焦急，我的压力让我喘息不过来。

每天的顾客少之又少，生意寡淡清闲。我们无所事事。

每天都要来的客人倒是有一个。他是这条街上的小乞丐，一个叫做漏斗的十多岁的孤儿，破衣褴褛，蓬头垢面的，每天都要蹭在我们的面馆前。

反正做的面条也卖不动，每天我都要给他一碗吃。

漏斗每天准时在阳光照到面馆前第一个台阶的时候出现在门口。不说话，只是袖着手立在那里。我就把放在案板上的几乎要风干了的面条放到锅里煮了，盛到一个花瓷碗里端给他。他三口两口喝了，便把碗拿到水管上冲洗了放到台阶上。漏斗从来不进我的门。让进也不进。

漏斗每天只来一次。每天来吃一碗我的面条。有时候他会带一个两个比他还小的小乞丐，我也一并给点面汤喝。但大多数时候是漏斗一个人来。

一转眼的工夫，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秀的娘家人找到面馆来的那天，外面飘着毛毛细雨，漏斗刚好在屋檐下喝完了那碗面条。

秀的娘家人凶凶地给了我最后的通牒。他们说把秀嫁给你并不是要来受罪的，你若没有本事就趁早做打算，别耽搁了秀。他们说了好多难听的话。他们要我在一个月內把面馆的生意做起来，还说我现在既然人不敷出还接济穷要饭的，简直是个败家子。一个月后如果还没有起色，他们就要把秀带回家去。

尤其是我那个大舅子，他还把我面板上那根擀面杖在我脑袋上照量来照量去。

我欲哭无泪。

我闷闷地坐了一整天。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习惯性地去看面馆外面漏斗是不是已经袖着手立在那里了，可日头偏西了我也没有见到他。

第三天也没有见。

我想，漏斗是明白了我的境况了，便不好再来了吧。漏斗，没有关系啊，反正我还吃得上，弄不到吃的，就来我的面馆吧，我的面馆永远给你留着一副专用的碗筷呢。你在外面又怎么讨吃的呢？

过了几天，我的生意突然好转了起来，来我的面馆喝面的人逐渐变多了。

我和秀都感到很高兴。我们忙碌起来了。

一天，一个来喝面的顾客拿了一张几天前的县报给我看。我惊奇地看见头版头条上是一张显眼的大照片，三个小乞丐排着队在人群里行走，他们最明显的特点是一律光着秃头，亮亮的没有一根头发，而后脑勺上都写着醒目的毛笔字，一个写着“耿家面馆”，第二个写着“老桥对面”，第三个写着“耿哥，好人！”。

我仔细一看，最前面的那个居然就是漏斗！

喝面的顾客说：已经十多天了，这几个小乞丐每天都排着队在人多的地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走去。

漏斗！

我热泪盈眶。





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是耿家面艺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开发生产的带馅面条系列产品风靡大江南北，每年销往全国各地的带馅面条多达上百万箱。

我一直没再见过漏斗兄弟。漏斗，你现在在哪里呢？什么时候你再来尝尝你耿哥的馅面？你用过的那副碗筷，一直在我公司里珍藏着呢。

后来我的生意做大了，接触到各界的人士多了，我也多方打探。一位上海的朋友说，在上海一家大型广告策划公司有位创意总监就叫漏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我的漏斗兄弟，有机会去上海我一定去看一看。



父亲的帽子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要戴着一顶帽子，几乎春夏秋冬都要戴。那是一顶灰蓝色毡帽，带着一个帽檐儿，虽然很显破旧，但周周正正的，并且很干净。农忙时候，尤其是夏天或者秋天，他偶尔也要戴一顶斗笠，我们这个地方管它叫席夹子，主要用来遮阳，也可以挡雨。那斗笠上，常常要夹一只黄澄澄的蹬倒山回来。那小虫是蚂蚱中的力士，有着肥硕粗壮的两条腿，力大无比，于是乎就叫了蹬倒山。但父亲戴那顶灰蓝色毡帽的时候要多一些。

我戴帽子的时候，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将帽子弄得周正，利索，从不歪戴，尤其帽檐最有讲究，高低要适度，高了，就显出宽宽的额头，有了一股子傻相；若是低了，就挡住了眼睛的视线。我觉得父亲那样的戴法很值得效法，它能让一个人显得庄重，成熟，也显得干净利索。村里几个人的戴帽，我是顶看不起，歪歪斜斜朝头上那么一扣，嘴巴上还要叼上一根烟，怎么看怎么像电视上的汉奸头子模样。

父亲的戴帽，一直是我的榜样。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镇上买了楼房，结婚生子。那时候，我的母亲早已去世，父亲也已经老了。

父亲偶尔会来镇上我的家，看望他的孙子。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闷热难耐，我的几个同事正在我的客厅里啃着西瓜闲聊。就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开始没有在意，继而又响，我去开门。是父亲。他进到屋子里来后，样子显得有些窘迫，灰塌塌的一个瘦弱身躯，并且头上依旧戴着那顶灰蓝色的毡帽。我分明听见同



事发出轻微的啊的一声，好像还说了句“大热的天……”。那分明是说父亲在大热的天，居然还要戴着一顶帽子。我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忽然就对那顶毡帽感到了反感，虽然那顶帽子依然是周正，利索，并且也很干净，可它居然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我的脸不由地拉了下来。

我低声但很严厉地说：“还戴个帽子干什么？！”

父亲更加窘迫了，诺诺地说道：“干活，太脏，呵。”他举了举手，大概是打算取下帽子来，可最终没有取。别别扭扭地呆了一中午，就讪讪地离去了。

后来，过了好久，父亲又来了一次，那时候已经是浅秋时节，天气依然炎热。父亲居然依然戴着那顶毡帽。我当场就数落起他来，说：“这么热的天戴个帽子干什么？”

父亲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手举了举打算取下来，却又放下了。打那之后，父亲一直没有来。我知道，他自己在村里鼓捣那几分地，偶尔还应了邻居的请，去帮天工什么的。父亲是一个石匠，母亲去世之后虽然没有专门去做，但也零星做点石匠活的。

这段时间，家属院里忙碌了起来，高高装起了两架塔吊，同时有三幢楼房动工。工地上工人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我见他们在用饭的时候，就围蹲在一起，灰塌塌地一圈人，伸了筷子去一口大锅里捞大锅菜，就着馒头吃饭。那大锅菜里清汤寡水的不见几个油花，可他们一口馒头一口菜，偶尔来口榨菜，一个个吃得特别香甜。我路过他们身边时候，还听到他们吧嗒吧嗒咀嚼的响声。忽然，我一下注意到，那些灰塌塌的建筑工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一顶帽子，尤其那些筛沙的，运水泥的工人，他们的脸上，领上，都沾满着沙土和水泥粉末，甚至在眼睫毛上也灰灰的一层。原来，他们戴一顶帽，是用来遮挡这沙土水泥，遮挡这繁重生活的浮尘和苦涩岁月的侵蚀。父亲的头上的毡帽，也是如此的吧。我忽然觉得心里一酸，眼眶里有泪水开始打转。父亲啊，我却那么无知地指责您！我已经疏远甚至远离了土地了吗？可我知道，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农民的血液！可是什么让我变得这么虚伪而冷漠？

我开始对父亲心存愧疚。我暗暗发誓，父亲再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指责他的毡帽。我应该为那顶毡帽而感到感动和自豪。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对父亲的帽子心存敬畏。

秋天快过去的时候，天气还是热得一塌糊涂。

父亲来了。

父亲进门的时候，我第一眼就去寻找他头上的帽子，我心里急切盼望着他能戴着那顶帽。可是，这一回他的头上并没有戴帽。他的已经花白的头发服帖地卧伏在那里。我几乎有一点失望了。

父亲大概是因为没有戴帽子，这一回没有以往的窘迫，和他的小孙子开心地逗玩了一中午，就说了句：“回去。你三叔盖屋。”

于是，父亲就出了门。

我看见父亲出门后，从门口楼梯的扶手上取下一顶帽子戴到了头上去，头也没有回，说：“关门吧。”

我就关了门。我是迅速关上的门，我怕我的眼泪落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让他看见。

我疾步赶到窗口，透过玻璃，看见下楼去的父亲，正经过那一群正在盖楼的工人身边，他们好多也戴着那样的帽子，灰塌塌地忙个不停。

此刻，我已经泪眼模糊，分不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陈鹤的地盘

陈鹤赶回老家的时候，父亲已经下葬了。

叔父说：没法子。等不及了。

陈鹤扑到父亲的坟上去，欲哭无泪，痴呆呆地，两眼望进虚空，右手神经质一样在地上抓挖个不停。

陈鹤的手指抠进黄土里，沙土被染红一片。

陈鹤四岁时母亲走了。父亲一个人拉扯着这个腿脚有些不便的孩子，日子凄凄惶惶。

小时候的陈鹤自然骨瘦如柴，身子骨孱弱到见风倒。

每次村里要演电影，得到消息的娃子们就纷纷奔赴村中央的大场院，抢先占下有利位置。他们在地上画上一个一个的圆圈，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是自己的地盘了。

陈鹤腿脚不便，总是最后一个赶到场院，结果有利的位置早就没有了。

于是，陈鹤就哭。

陈鹤对父亲说：“爹，以后演电影，你帮我去抢个地盘。我要最好的，最大的！”

父亲不笑，一脸的严肃，说：“我帮你抢有球用？我能去跟那帮子小屁孩儿抢地盘？自己去抢！有种你就自己争个更大的！”

陈鹤就很失望。陈鹤曾经背着父亲偷偷骂了他。但陈鹤是一个有骨气的孩子。以后演电影时，他依然和娃子们一起疯跑着去抢地盘，一瘸一拐地。结果，到上初中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抢到过一块还算可以的地盘，虽然不是最好的，可足以令人羡慕和吃惊了。